

兩漢書疏證



兩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十九

吳 沈欽韓撰

合高皇帝祠坐對之

御覽一百九十四 漢武故事曰上自封禪後尊高祖坐明堂

羣臣亦夢想于是祀高祖于明堂以配天還作高陵館

按三代而下以受命之主配上帝本無異議唐宋之代

乃至糾紛揆厥經旨非特嚴父之單辭為謬雖繼體明

德如漢文漢明亦無配明堂之禮按孝經云孝莫大于

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

帝此謂文王既是受命之主適為周公之父至成王復

漢書疏證

卷十九

文武並配者以受命雖由文祖大定實階武德故祭法

云祖文王而宗武王後世有天下者非有思文之祖如

后稷雖有兩聖相承如文王武王南齊志何休之志章昭注周公時以文王

為宗其後更以文王為祖武王為宗尋文王以文治而

功故鄭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按章昭之言實開俗主

推移之故思以周頌昊天威命我將二篇證之則文武

並配初制已定不荷無可宗則一人兩配亦復何嫌禮

侯成王親政也 固有變而通者是矣不尋其義必欲執報本之說拘嚴

父之文于是閭閻之庶上侑皇穹昏庸之考飲迫大饗

如宋高宗以嚴宗而聖人之旨為俗論所汨矣西京不

配明堂豈可施之 以太上皇配獨以高祖建後漢以高祖配郊光武侑明

堂此理之不可易者也不明其理者反譏之南齊何休

以高祖配秦時武帝立明堂復以高祖配食一人兩配

有乖聖經此後之在東晉侯世欲以明帝與世祖兼配

明堂故魏晉之代去古未遠無其配則缺晉志云魏文

帝用漢明堂而未有配太和元年始宗祀文帝于明堂

晉初以文帝配後復以宣尋復還以文帝宋志太康十

帝以神武勳業既以配天復以先帝配天子更詔曰宣

義不安尋此詔則晉志云復以文帝非也 是晉固一

人兩配不必嚴父矣徐邈不知此義云周公宗祀文王

漢明配以世祖自非惟新之考孰配上帝此配考之論

則于徐邈也南齊志高帝建元元年有司以明堂無配

廢祀王儉議郊為天壇則堂非文廟今雖無配不應闕

漢書疏證

卷十九

祀隆昌元年奏參議明堂成以世祖配國子助教謝暕

濟議案祭法禘郊祖宗並列嚴祀鄭氏注議亦據兼享

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祠部郎何佟之議周之文武尚

推后稷以配天謂文王宜推世祖以配地帝禮休王追

太子為文皇帝雖事施于尊祖亦義彰于嚴父左僕射王

帝廟稱世宗雖事施于尊祖亦義彰于嚴父左僕射王

晏議以為若用鄭玄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德歿垂尊稱

歷代配帝何止於郊今殷薦上帝允屬世祖按文惠太

昨追尊曰宗已極非禮至于配帝其有司所執者是也

謝暕乃援祖宗之稱妄擬祭法欲比長恭于武王是也

謂擬于不倫泰為 承元二年佟之又建議東晉侯世

儒官得華名教 嚴祭法鄭氏云云王肅云祖宗是廟不毀之名果如肅

漢書疏證

卷十九

三

以

言殷有三祖三宗並應不毀何故止稱湯契漢文以高

祖配泰時至武帝立明堂復以高祖配自漢明以來明

堂無兼祀之禮竊謂先皇宜尊為高宗並世祖而配之

以申聖主嚴父之義按兩帝其配實始于此原修之意恐有司配

明帝而除世祖後魏志孝文十六年九月大享于明堂

祀文明太后于玄室雖復季秋之舊而婦人與享致為

失禮隋志陳武帝時以德皇帝配非受命之君文帝時

以武帝配廢帝以後以文帝配隋代祀五方上帝于明

堂恆于季秋在雲壇上上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武元

皇帝在太昊南西向五官在庭亦各依其方牲用犢十

二按此最得體若宋虞儼唐志明堂以元帝配貞觀

初詔奉高祖配圓丘及明堂北郊之祀元帝專配感帝

祀不及又進退無所據也永徽二年又奉太宗配祀

于明堂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顯慶

元年太尉長孫無忌等奏議曰漢魏晉宋歷代禮儀無

父子同配明堂之義據王肅駁鄭注祭法之誤何休之

王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于明堂兼配感帝至貞

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于明堂遷世祖專配感帝此

即聖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高祖皇帝為國始祖以受

天例並配天太宗文皇帝請準宗祀以配上帝按此明

遂為遞遷之位祀高祖而高祖受命太宗有大功以配

天帝雖曰不宜乃無忌等以負乘之材不通經術反橫

害先儒出以私情不根之論致使後人不識功德則天

帝配上帝焉階由此事不師古當時已有公議則天

臨朝成均助教孔玄義奏議曰易云以配祖考請太宗

高宗配圓丘神堯配南郊義符大傳之文奉太宗高宗

配祭明堂義符周易祭法以二十太牢據其詞泰一及

五帝高帝后土合用八太牢蓋其外尚有配食者而史

不詳也續志五帝及光武用犢各一宋志孝武大明五

年九月有司奏南郊祭用三牛廟四時祠六室用二牛

明堂肇建祠五帝太祖文皇帝配未詳祭用幾牛博士

司馬興之議宜用六牛虞蘇議祀帝之名雖五而所生

之實帝一五德之帝迭有休王各有所司故有五室宗

祀要隨其王而饗主一配一合用二牛夫既曰太牢理

異于迎氣還祭之明堂而僅用二牛不知其何禮也通

攷宋祁奏祭明堂者諸儒之言不同或曰合祭之日五

精帝皆西向其牲則天帝各一犢合用十牲文王武王

之牲用太牢周頌我將正義太宗伯禮稱四方者謂四

五色大字五帝聯總時迎氣牲如其器之說則五帝之牲當用

設必用五種之牲以詩我將篇曰我將我享維羊維

牛文王武王而用太牢者以五人帝各專配一天為之

主主足為外神依止則文王泛配五帝矣不專配則用

牲得從盡物之享云元豐詳定禮文所定皇祐大享明

堂用犢七以薦上帝配帝五方帝用豕各五以薦五人
帝黑衾中禮院議昊天上帝配帝用犢與羊豕各一五
帝五人用犢與羊豕各五皆未應禮今明堂親祠上帝
配帝五方帝五人帝請用牛羊豕各一按自齊梁議者
並云一犢元豐于天帝兼供太牢事同漢武未知其所
據之典也

之文太子右諭德沈伯儀

據祭法禘嘗郊稷不闕於二主明堂宗祀始兼于兩配
此則神無二主禮崇一配必以順古而行實謂從周為
美高祖請配圖工方澤太宗請配南郊北郊高宗當繼

漢書疏證 卷十九

五

配五帝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議請奉高宗應配五
祠制從萬頃議自是郊正諸祀皆以三祖配按明堂通
閏格漢書奉三帝並奉配則黃非主子事天神鬼唯
慢神遠祖無喻于此宋仁宗皇帝嘉祐五年亦詔三聖
並配圖工中宗神龍元年親享明堂以高宗配玄宗即
俗見如此
位開元十一年親享圖工以中書令張說為禮儀使建
議請以高祖配罷三祖同配之禮明堂以睿宗配宋史
志太宗世所穀神州明堂以宣祖配圖工北郊雩祀以
太祖配乾興元年真宗崩詔禮官定遷郊祀配帝乃請
所穀神州地祇以太祖配雩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
宗配感生帝以宣祖配明堂以真宗配皇祐二年詔明

堂宜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並配英宗即位禮
官議仁宗配明堂知制誥錢公輔等言孝經曰孝莫大
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未聞成康以嚴父之故廢文
王配天之祭而移之漢明始建明堂以光武配當始配
之代適符嚴父之說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最為近古而
合乎禮唐中宗時則以高宗配在玄宗時則以睿宗配
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禮官不能推明經訓務合古初
反雷同其論以惑時主延及于今牢不可破真宗嗣位
之初儻有疑是論者則配天之祭當在乎太宗矣願詔
有司博議觀文殿學士孫抃等議二儀之制不可謂章
安之後配祭無傳遂以爲未嘗嚴父也今以

漢書疏證 卷十九

六

爲我將之詩祀文王于明堂而歌者安知非孔子制詩
存周全盛之頌發于管弦者獨取之也仁宗廟廟之始
抑而不得配帝非諫官司馬光呂誨曰孝子之心孰不
嚴父之大孝也諫官司馬光呂誨曰孝子之心孰不
欲尊其父聖人制禮以爲之極不敢踰也自非建邦啟
土道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近代祀明堂者皆以其
父配上帝此乃誤釋孝經之義而違先王之禮也溫公
依經特正誤漢唐以下議禮諸臣詔從抃議御史趙鼎
其禮之是非隨其人之邪正也
宗禮考祭太宗配所穀神州用唐故事學士王珪等以
爲天地太公有七帝以始封受天之君配神作主明堂
先嚴父之道配以近者仁宗始罷太宗明堂之配太宗
父已配所穀神州之祭本非遷遷今明堂既用嚴
父之道則真宗配天之祭於通考七十哲宗元祐元年
禮官罷不當復分雩祭之祀通考四十哲宗元祐元年
呂大防等請神宗祀明堂高宗紹興元年禮部尙書秦

棺等言今宗祀明堂荷朝廷深原禮采先儒之說漢武帝孝章之制而略其嚴父之文志存事帝而不拘于制度之末乞博採羣議令有司參攷以聞禮部尚書胡直孺議國朝配初無定制自英宗始專配以近考司馬光呂誨爭之以爲細祖進父然率不能尊王珪孫朴之諸詞其後神宗謂周公宗祀在成王之時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王安石亦以誤引孝經嚴父之故惜乎不能將順上意以辨正典禮今按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則創業之君太祖爲周之后稷配祭于郊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四年九月有事明堂合祭天地

漢書疏證 卷十九

七

以太祖太宗配廟百神三十一年罷合 淳熙六年九月祭奉徽宗配祀五天帝五人帝于堂上以太祖太宗配廟百神三十一年罷合 淳熙六年九月月大享明堂合祭天地復奉太祖太宗配十六年光宗既受禪禮官言高宗身濟大業紹開中興爲宋高宗秋享明堂宜奉升侑于是高宗始配上帝宋志無此事云 將作少監韓詳言孝宗在位二十八年聖孝兼父故無祀父之典南郊明堂惟以太宗太祖配沿襲至今遂使陛下追孝盡孝之心有所未盡上曰三后並侑之說最當是後以太祖太宗配廟重祐寶祐五年九月復奉高宗升侑于是太祖太宗並配成宗元明皆無明堂明禮咸道五年明堂又共憲宗奉理宗元明皆無明堂明禮志嘉靖十七年致仕揚州同知豐坊上疏言請復古禮建明堂如尊皇考獻皇帝號稱宗以配上帝下禮部會議尚書嚴嵩等言唐宋之代世以遞配此主于親親也

宋錢公輔司馬光等執辨此主于祖宗之功德今復明堂若以功德論則當配以太宗若以親親論則獻皇帝至稱宗之說臣等不敢妄議帝降旨配帝務求盡一之說皇考稱宗何爲不可戶部侍郎唐胃抗疏言後世祀明堂者皆配以父此乃誤孝經之義而違先王之禮必奉配太宗帝怒下旨詔獄時未建明堂追季秋遂大享上帝于元極寶殿奉睿宗獻皇帝配按嘉靖帝尊孝宗之統奉其私親嚴遣正議估其凶黨了無愧怍然竊謂傳會簡快解宗之典至豐坊若一朝夭取勢在必行于是下國諸臣解宗之理天前此未有也聖人大興後世禮用之至是 可爲痛心需以詩禮發家則張總豐坊之謂也以二十六年

漢書疏證 卷十九

八

據其祠泰一及五帝高帝后土合用八太牢蓋其外尚有配食者而史不詳也續志五帝及光武用犢各一宋志孝武大明五年九月有司奏南郊祭用三牛廟四時祠六室用二牛明堂肇建祠五帝太祖文皇帝配未詳祭用幾牛博士司馬興之議宜用六牛盧鯨議祀帝之名雖五而所生之實常一五德之帝迭有休王各有所司故有五室宗祀要隨其主而饗主一配一合用二牛夫既曰大字理異于迎氣還祭之明堂而僅用二牛不知其何禮也通攷宋祁奏祭明堂者諸儒之言不同或曰合祭之日五精帝皆西向其牲則天帝各一犢合用

十牲文王武王之牲用太牢周頌我將正義太宗伯禮稱四方者謂四時迎氣牲

如其器之說則五帝之牲當用五色以詩我將篇曰我

大宇五帝雖總設必用五種之牲

將我享維羊維牛文王武王而用太牢者以五人帝各

專配一天爲之主主足爲外神依止則文王泛配五帝

矣不專配則所用牲得從盡物之享云元豐詳定禮文

所定皇祐大享明堂用犢七以薦上帝配帝五方帝用

豕各五以薦五人帝熙寧中禮院議昊天上帝配帝用

犢與羊豕各一五帝五方帝用人帝請用牛羊豕各

一按自齊梁議者並云一犢元豐于天帝兼供太牢事

漢書疏證 卷十九

九

同漢武未知其所據之典也

天增授皇帝奉元神策

册府元龜三十開元十三年封禪禮畢飲福酒中書令

張說進稱賜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帝拜

稽首宋史志眞宗封禪設昊天上帝位于園臺帝服袞

冕升臺奠獻玉册文玉牒文並有上飲福酒攝中書令

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

三獻畢封金玉匱

乙酉栢梁災

唐會要漢栢梁殿災後越巫言海中有魚虬尾似鸛漱

浪卽降雨遂作其象千屋以厭火祥

鳳闕高二十餘丈

三輔黃圖鳳皇闕高七十丈五尺水經注作亦名別風

闕又云嶢嶢闕在圓闕門內二百繁欽建章序云漢秦

漢規模廓然泯毀惟建章鳳闕聳然獨存雖非象魏之

制亦一代之巨觀古歌云長安城西有雙闕上有雙銅

雀一鳴五穀成再鳴五穀熟按銅雀卽銅鳳皇也楊震

關輔古語云長安民俗謂鳳皇闕爲貞女樓

其西則商中

黃圖帝于未央宮西跨城池作飛閣通建章宮構輦道

漢書疏證 卷十九

十

以上下前殿下視未央其西則廣中殿玉海作殿受萬人

按西都賦云前唐中而後太液李善引漢書曰其西則

有唐中數十里則商中本作唐中周書作雒篇隄唐山

膚孔晃注唐中庭道也爾雅釋宮廟中路謂之唐毛傳

中中庭也唐堂塗也以古訓斷之商當作唐如淳曰商

中商庭也此正俗人見師古注回改唐爲商也師古望

文有西字因改唐爲商作此謬解

漸臺高二十餘丈

今本黃圖云高十丈黃圖誤也玉海與御覽一百七

武帝內傳曰漸臺高二十丈南有壁門三層內殿階陛

咸以玉爲之鑄銅鳳皇高五丈飾黃金干樓屋上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

黃圖玉堂內殿十二門階陛皆玉爲之鑄銅鳳高五尺飾黃金樓屋上下有轉樞向風若翔棹首薄以碧玉因名曰璧門

丁夫人雒陽虞初等

丁夫人不必丁復之後也西京賦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薛綜注小說醫巫厭祝之術凡有九百四十三篇

而以木寓馬代駒云

伐宛馬少也

漢書疏證卷十九

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

水經注巨洋水出朱虛縣泰山即東小泰山也朱虛城東北二十里有丹山世謂之凡山

集城陽宮南

黃圖城陽宮秦昭王所作今在岐州扶風縣東北

置在貞觀七年然則非黃圖本文也

甘泉泰一汾陰后土三年親郊祠

御覽五百二十七漢儀曰漢制天地以下羣臣所祭凡一千五百四十新益爲萬五千四十漢法三歲一祭天子雲

陽宮甘泉壇三歲一祭地于汾陰后土

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

通典周制一歲凡四祭一者謂迎氣時二者郊天時

不郊猶三者大雩時四者大蜡時皆因以祭之年元九

月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言今五岳神祠是山林之神非

真正之神也五岳皆有祠廟上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

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服章從從神仙皆

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上奇其說因教五岳各置真

君祠一所

又祠太室山于即墨

寰宇記萊州即墨縣天室山引此作天室一統志在即

墨縣西南二十里亦作天室

三戶山下密

漢書疏證卷十九

方輿紀要三固山在萊州府平度州西七十里一名三

戶山下密城在濰縣西三十里一統志漢縣在今萊州

府昌邑縣東界濰縣界有上下密皆隋所置

遼山石社石鼓于臨胸

水經注洋水西出石膏山西北石澗口東南逕遼山祠

西洋水又東南歷遼山下即石膏山山麓三成壁立直

上山上有石鼓鳴則年凶郭緣生續述征記曰齊地將

亂石人輒打石鼓聲聞數十里

鄆則有勞谷五牀山

水經注謂水甘水又東得潯水口水出南山勞谷上林

賦作潦李善注潦水即澇水亦作潦谷長安志五牀山在鄠縣境

玉女祠

眞誥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說文甘氏星經曰太

南斗食屬天下祀之曰明星

又立五龍山

路史前紀注春秋命歷序云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

五姓同期俱駕龍號曰五龍元和志延州虢施縣有五

龍山帝原水黃帝祠

起步壽宮

漢書疏證

卷十九

圭

黃圖秦步壽宮在新豐縣步高宮西今按其地與秦異

秦漢各有步壽宮耳長安志華原縣本漢祓祠之地漢

步壽宮在縣東北三里

邁作鳳皇殿

黃圖云武帝時後宮八區有鳳皇殿誤也西都賦即無

鳳皇殿

鍾虞銅人皆生毛長一寸所

虞荔鼎錄云宣帝甘露元年於華山仙掌鑄一鼎高五

尺受四斗擬承甘露刻其文曰萬國伏貽長久鑄神鼎

承天酒三足小篆書又建章宮銅人生毛以爲美祥作

一金鼎埋之本宮

昔者周文武郊于豐鎬

吳志注江表傳云嘉禾元年冬羣臣奏議宜修郊祀以

承天意權曰郊祀當于土中今非其時于何施此重奏

曰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郊于豐鄩必非土中權

曰武王伐紂即阼于鄩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爲天子

立郊于鄩見何經典復奏言匡衡言文王郊于鄩從御覽五

百二十權曰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末郊也經

傳無明文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宋志

志林云吳主糾駁郊祀追貶匡衡凡在見者莫不慨然稱善

漢書疏證

卷十九

西

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

師古謬引洛誥此召誥也僞孔傳云以后稷配故二牛

正義云禮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后稷配故二牛也

按作雒篇乃設正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郊特

牲正義云郊與配坐皆特牲故下文云養牲必養二帝

牛不吉以爲稷牛若孔安國之義后稷配天亦用太牢

故召誥汪云后稷貶于天有羊豕王商等以爲告徙新

邑加牲非也

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

晉志元帝太興二年立南郊于巳地其制度皆太常貢

循所定宋志南郊已地非禮所謂陽位之義也宋武大明三年九月尙書右丞徐爰議初漢甘泉河東禋埋易位終亦徙于長安南北晉氏過江郊兆之議紛然不一又南出道狹未議開闢遂于東南已地創立正壇今聖圖重造舊章畢新南驛開塗陽路修遠謂宜移郊正午以定天位

紫壇至玉女樂

續志重營皆紫御覽五百二十七御覽五百一漢儀曰玉飾器七千三百物備具

歌大簇舞咸池以竦地祇

漢書疏證卷十九

五

時周禮始萌芽此所引爲謬也按此律呂相和爲二調也隋音樂志牛弘曰秦黃鍾歌大呂黃鍾所以宣六氣也耀鬼天神最爲尊極故奏黃鍾以祀之奏太簇歌應鍾太簇所以贊陽出滯崑崙厚載之重故奏太簇以祀之疏云奏據出聲而言歌據合曲而言其實歌奏通之也言均者欲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鍾以均諸樂

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

周官言五帝者多矣郊特牲正義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爲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吾帝于四郊禮器云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能風雨節寒暑

漢書疏證

卷十九

六

時而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惟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其義非也又先儒以家語之文王肅私定非孔子正旨按龍如家語之文五帝篇云孔子曰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爲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如家語則五帝自爲天之佐非五人帝也郊梁鄧鎬之問周之郊兆壇在焉雖世移禮廢故老相傳自可指識五帝之位豈盡虛誣但秦漢習其名而失其義耳匡衡陋儒不博究禮經備其典則而正其謬誤乃以爲諸侯所妄造使王肅之徒得間而起遂臭之夫憑附漸多遂紛紜莫定其尤妄者并斥周禮爲僞亦可哀矣夫周禮昊天祭專在圜丘五帝分祭在五郊合享于明堂其祀秩然分明兩爲調停者則于郊正並舉六天遂令五帝終不得伸其尊又非禮也今略具其沿革之變云續志光武建武二年初郊天地外壇爲五帝位永平中別爲五帝祭五帝四時迎氣行之晉志泰始二年羣臣議五帝卽天也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

漢書疏證

卷十九

七

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正郊不異宜并闢正方于南郊郊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自後闢正方太康十年十月又詔曰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為天也往者眾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不正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然自是郊正之位並專祀昊天上帝特從祀也名存而實亡矣北齊後周及隋祀所感帝靈威仰亦燔怒于南郊通典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昊天上帝于圓丘孟春辛日祈穀祀感帝于南郊永徽二年舊唐志作顯慶二年冊府元龜作永徽二年五百八十六通考七十並

同所謂顯慶新禮多有事不師古者此永徽誤七月太尉長孫無忌等奏議曰據詞令及新禮並用鄭元六天之義南郊祀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天帝臣等謹按鄭氏此義惟據緯書所說六天皆為星象天以蒼昊為體天地各一是一曰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六周禮惟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經惟云郊祀后稷別無圓正之文王肅等以為郊即圓正而今從鄭之說分為兩祭違并正經理深未允詔從無忌等議存祀太微五帝于南郊廢六天之氣南郊當作四郊舊唐志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神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說乾封初高宗詔依舊祀感帝以有司議又下詔

漢書疏證

卷十九

大

依鄭玄義祭五天帝二年十二月詔總祭昊天上帝及五帝于明堂通典脫此句永昌元年九月敕天無二稱帝是通名承前諸儒互生同異乃以五方之帝亦謂為天假有經傳互文終是名實未當稱別號不別曰今郊祀惟昊天上帝稱天其餘五帝皆稱帝舊唐志開元二十年肅為中書令撰新禮祀天一歲有四冬至圓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並祀昊天上帝五方帝從祀時起舍人王仲正掌知修撰乃建議二禮並行五神威祀按此則杜祐所稱恭惟國章並行二禮協于時宜者也宋史志云大祀正月上辛祈穀又祀感

生帝祀四立及土王日祀五方帝按開元禮只有祈穀仲正議云禮祀上辛祈穀于上帝而郊廟成云天之五帝感其生之帝于南郊此則當時所疑祈穀感帝之所說祀感帝之意本非祈穀此則當時所疑祈穀感帝因為二祭也按月令正義云郊特牲言郊不言祈穀此經言祈穀不言郊鄭以爲二祭是一故此註謂以上辛郊祭天也則鄭本指一祭而仲正強生分別宋乃爲二祭皆違于禮經也通考七十八太祖乾德元年博士蕭崇義上言皇家以水德承正統請奉赤帝為感生帝每歲正月上辛祭之於南郊高元豐三年六月詔曰七尺廣四丈奉宣祖降臨元豐三年六月詔曰先儒六天之說朕甚不取將來明堂惟以英宗配上帝餘從祀羣神悉罷微宗時按南宋顧儒如楊復等皆斥五帝為非法排鄭義而至不信周禮元明祀禮殆無足

言者何明堂五郊並廢矣

九天

索隱孝文本紀立九天廟于甘泉三輔故事云胡巫事

九天于神明臺

易太傅曰誣神者殃及三世

大戴本命篇誣鬼神者罪及二世今見魯語

耕耘五德

中山經自荆山之首至于凡山其祠精用五種之精

黃冶變化堅冰淖溺

此方士鍊金液之術或說冶金可餌者是也抱朴子金

漢書疏證

卷十九

元

丹篇金或太剛者以豬膏煮之或太柔者以白梅煮之

又云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也用古秤黃金一觔并用

玄明龍膏太乙句首中石冰石紫遊女玄水液金化石

砂封之百日成水老子受之于元君其次有小餌黃金

法猪貞草脂三斤淳苦酒一升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

之土爐百入百出便可餌雲發七載以金置苦酒囊中封固埋土中百日取出以匙

急攪則金悉消融謂之金液也

化色五倉

此內景鍊胎之術其法亦不一太素三氣奔日奔月之

類

韓終

抱朴仙藥篇韓眾服菖蒲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

能誦之冬極不寒

故爵稱天子

白虎通鉤命決曰天子爵稱也書公逸篇曰厥兆天子

爵

又雍大雨壤平陽宮垣

黃圖云平陽封宮武公二年伐彭戲氏至于華山下居

於平陽封宮按史記正義帝王世紀秦靈公都平陽按

岐山縣有陽平鄉鄉內有平陽聚括地志云平陽故城

漢書疏證

卷十九

子

在岐州岐山縣西十六里秦靈公徙都之處宮在岐州

平陽城內攷水經注渭水汧水東南逕郁夷縣平陽故

城南史記秦靈公二年徙平陽徐廣曰故郡之平陽亭

也靈字記郡城在龍州汧源縣今以此志核之則

云在岐山縣者也元和志鳳翔府岐山縣本漢雍縣之

地

災林光宮門

黃圖林光宮胡亥所造從廣各五里在雲陽縣界元和

志雲陽宮即秦之林光宮漢甘泉宮在雲陽縣西北八

十里

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

曲禮天子歲徧正義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五郊六也王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

夏正之月祭于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祭五帝于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于明堂九也地神歲有二

祭夏至之日祭昆侖之神于方澤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于北郊或云建申之月祭之郊特牲正義皇氏云天祇有八祭焉與郊祫為

祫祭不八數崔氏以雩為常按雩靈恩之義是也又乘書許懋傳以祈穀一報穀一并圖工方澤為合郊天地有三五郊迎氣及四時巡狩為時郊天有九大宗伯國有大故旅上帝并高禋雩禱為非常祀又有三合明堂雖祭天而不在郊是為天祀有十六然圖工即是報穀方澤未聞合祀又按巡狩旅上帝非歲歲舉行之事而

漢書疏證 卷十九

三

懋強廣其數目故儒者所不取也宋志秦始皇六年詔古禮王者每歲郊

享爰及明堂自晉以來間年一郊明堂同日質文詳略疏數有分至今可間二年一郊間歲一明堂南齊志建

元四年尚書令王儉議武帝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祀雍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于汾陰明年立太

一祠于甘泉自是以後二歲一郊與雍更祠魏晉因循率由漢典雖或參差而類多間歲隋志祭天之數終歲

有九祭地之數一歲有二圖工方澤三年一行若圖工方澤之年祭天有九祭地有二按圖工方澤報功正祭

不應三歲一行也宋志魏自正始以後不便郊祀自魏以來多使三公行事梁南郊

常與北郊間歲正月上辛行事皇南裔于萬壽殿乘玉輅備大駕以行禮則築時觀事也陳制亦以間歲北齊制圖工方澤並三年一祭謂之禘祀用郊正月上辛祀昊天于其上其後諸儒定禮

圖工改以冬至其南北郊則歲一祀皆以正月上辛後周憲章姬其祭圖工及南郊並正月上辛隋再歲冬至

祀圖工南郊不言年數推仁壽元年大業十年報郊唐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圖工上辛祈穀然親祀者罕也通玄宗開元三

年左拾遺張九齡上表曰陛下御極以來於今五載既光太平之業未行大報之禮竊考經傳義或未通伏望

以迎至之日展燔柴之禮則聖朝典則可謂無遺矣祖高

漢書疏證 卷十九

三

類祀南郊一太宗四高宗二中宗一睿宗二玄宗五肅宗二代宗一德宗四憲宗一穆宗一文宗一武宗一宣宗一懿宗二僖宗一昭宗一宋初因唐舊制昊天上帝親祀則并皇

地祇位太極親祀南郊四太宗五真宗五仁宗九英宗一徽宗三按宋志理宗亦一郊宋史志建炎四年十一月權工部尚書

韓肖胄言自車駕巡幸惟存宗廟之祭至天地諸神祀則廢而不舉今國步尚艱天未悔禍正宜齋明恭肅通

于神明而忽大祀弁重禮非所以消弭天災導迎景祐也尋命禮部太常定每歲四祀按通考建炎二年詔行州唐事草創乃築壇于州南門內冬至日合祭天地元

史祭祀志元代有拜天之禮成宗即位始為壇于都城

南七里大德六年合祭昊天上帝皇地而五方帝于南郊九年太常議曰郊祀之事自平定金宋以來未暇舉行今欲修嚴不能一舉而大備然始議之際亦須古今之儀垂則後來南郊定于是年武宗至大二年羣臣言南郊之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祀尚未舉行奏定四年御史臺臣言自世祖迄英宗咸未親郊至順元年文宗親祀凡七世而始克舉焉明志洪武元年中書省臣李善長等定南北郊而祈穀大享之禮俱廢十年命作大祀殿于南郊每歲合祀天地于孟春為永制而兩郊亦廢至明古義乃蕩然無餘矣

漢書疏證 卷十九

三

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

按成紀永始三年十月庚辰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時汾陰后土此與紀不合必有一誤

先妣配地

續志光武中元元年建北郊以高皇后配蓋其時建議

者並宗劉歆之學也經典無其文晉志魏景初元年方

上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尹氏配地郊所祭曰皇地

之祇以武宣后配通典時高堂隆上表云古來城英與美則盛德之妃未有配食于郊者也

漢文初祭地于渭陽以高帝配孝武立后土于汾陰亦以高帝配惟王莽引周禮享先妣為配地郊更至以高后配地自始此始臣謂宜依古典以武宣配天地而參議曰宜以宣后配地按魚豢之議不知何言然下底

本傳家處氏所云曹氏自好立殿實自宋志晉武帝泰始二年除先后配祀咸和八年正月辛未祠北郊始以宣穆張皇后配地通氏故事非晉舊也宋永初三年武帝司空徐羨之等奏高祖武皇帝

宜配天郊武散皇后宜配北郊隋志梁北郊以德后配

陳武帝以皇妣昭后配文帝天嘉中改以高祖配北郊

北郊以神元實后配北齊方澤北郊並以武明皇后

北郊並以隋方正北郊並以太祖配唐志方澤北郊以

神慶配按永徽初亦當作顯慶

景帝配通典永徽中廢神州之祀與廣五天帝祠同一時

乾封初又詔依舊祀神州二年詔以高祖配方正等

漢書疏證 卷十九

三

乾封元年禪社首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同配唐志開元十二

年封禪中書令張說謂徐堅韋瓘等曰以皇后配地而

非封禪也天監孔明福善如善乾封之禮文惠皇后配

皇地而天后為聖獻趙太如為終獻宮闈漢神有乘

舊典上立不祚遂有天授易姓之事今主上尊天敬神

革正斯禮以齊宗配皇地而備神作主按大司樂享

自此迄宋代人知其非莫有以配者矣按大司樂享

先妣鄭云姜姬無所配是以特立廟而祭之魯頌傳曰

先妣姜姬之廟此正是梁代小廟唐宋每母后別廟之

始其祿享不于太廟故周禮別有樂大司樂上文分樂

而序之明是先妣與先祖異處矣太祖廟尚不合享豈

有配地作主并為同席其牢之鄙俗乎恭欲好言周官

而文理謬亂正類村巫耳

天墜位皆南鄉同席墜在東其牢而食

續志光武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天地

位其上各用一犢中元元年初營北郊是光武初以未

暇修營權合天地亦不取王莽其牢之鄙說魏之王肅

事事搜剔偽造尙書家語以難鄭只并邱郊爲一唐許

敬宗等檢險小人本不知禮亦僅從王肅之義亦不敢

言天地合祭蓋禮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久習于師知

合祭禮之所必無者也晉志元帝太興二年始立南郊

尙未立北壇地示眾神其在天郊天郊明帝未及建而

崩成帝延和八年述明帝前旨于覆舟山南立之亦因草創如光武也迄南北

漢書疏證 卷十九

朝未有襲王莽之說者冊府元龜八十神龍元年九月

壬午親祀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于明堂然猶曰明堂

也武氏天授二年日南至親祀明堂合祭天地以周文

王及武氏考妣配此則阿武篡竊凶穢難汗不堪垂則

舊唐志睿宗太極元年五月初有事南郊諫議大夫賈

曾上表按禮祭法有虞氏禘上帝而郊魯大傳曰不王

不禘故知王者受命必行禘禮禘廟則祖宗之主俱合

于太祖之廟禘郊則地示羣望俱合于圓丘按王莽奏三輔故事

漢祭圓丘儀上帝位正南面后土位亦南面者合于孟

春上辛之南郊別于冬至夏又東觀漢記云光武于洛

陽城南爲圓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面西上兩漢時自有

后土及北郊而此已于圓丘設地位明是禘祭之儀按

武時后土祠久廢北郊未立東京亦無圓丘之目按曾

曾所舉者事事所謬欲肆其鴟音以誣鬼神乎國子

之奏雖不行當時儒官未能折以正義反或附從祭酒

落無量司業而此隙遂開冊府三十天寶元年二月丙

戌敕凡所祀享必在躬親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自

後有事圓丘皆天地合祭通典天寶五載詔齋嘗之獻

既著恆式南北之郊未展時享自今以後每載四月孟

夏吉日祭皇天上帝其皇地祇亦合祭蓋玄宗政辰敬始

非開元禮之舊也迄于宋代常祀則分而親郊則合其

配帝乃有親郊不親郊之配宋志至道三年有司言圓

明堂太祖配感生帝神州地而宣通攷神宗元豐六年

祖配其親郊奉太祖太宗並配宋志元

冬至郊祀以太祖配始罷合祭不設皇地祇位豐元年

二月禮文所言古者圓丘方澤牲幣禮樂不同所以順

陰陽因高下而事之以其類也由漢以來乃有夫婦共

牢合祭天地之說非求神以類之意本朝親祀上帝即

設皇地祇位禮之典禮有所未合於是陳襄王陳存李

清臣等議久未決三年翰林學士張瑄言先王順陰陽

之義以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此萬世不易之理議者乃

欲改用他月無所據依必不得已宜即郊祀之廢于夏

至之日盛禮容樂舞遺家宰議事雖未能皆當于禮庶

幾先王之遺意于是禮官請如環議既而曾聲言今冬

之時請遇祀南郊之歲以夏至日備先是樞密院陳襄

禮躬欲北郊四年乃詔親祀北郊

于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鐘于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

也而謂之圓鐘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之一之變圓鐘為三變

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者以

其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鐘于坤之宮以

其萬物致養于神也而謂之函鐘者取其容以象地也

函鐘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合陰耦之數也故求諸天而

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以通精誠而迎福釐漢元始

中姦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

祭由漢歷唐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魏文帝之太和乃

帝非周文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而

漢書疏證卷十九

已按莽奏原主冬夏至分祀此所隨得隨失卒無所

定本朝未遑釐正臣以謂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

別祀伏望陛下每遇親祠之歲先以夏至祭方土然後

冬至祀園土此所謂大居正也按周以十一月為歲首

其事順若後世用夏正則南齊議者所云冬至祀地

地先天食也竊謂南北郊當以孟春孟冬哲宗元祐七

年親郊詔今歲園土且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

以申始見之禮候親祠北郊依元豐六年五月八日指

揮先時元祐五年夏至祭皇地祇命尚書右丞許將攝

廟祀天園土而夏至方澤之祭乃止遣上公則皇地祇

永無親祠之典此大闕禮詔禮官及兩省官集議以周

翰林學士願臨等八人請合祭天地如故事侯親行北

郊之禮則合祭可罷臨與范祖禹又言天地特祭經有

明文然自漢以來于有餘年不能行之矣按唐以前未嘗合祭議者

疏學范祖禹亦去所易而就所難虛地祇之大祭失今

經率如此耶按存此祀于夏至按存此祀于夏至禮使上公攝事其禮

不定後必悔之猶在他日有厲精之主則躬行矣如彼

議非愛禮存吏部侍郎范純禮等二十八人皆主北

郊之義也郊之議中書舍人孔武仲又請以孟冬純陰之月詣北

郊親祠范百祿言園土無祭地之禮先帝所廢稽古據

經末可輕改呂大防言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而

地祇之位不設恐亦未安況本朝祖宗以恩霈四方慶

資將士非三歲一行則國力有限今日宜為國事勉行

漢書疏證卷十九

權制侯異時議定北郊制度行之未晚太皇太后以大

防之言為是乃下詔禮部尚書蘇軾陳六議引王莽賈

曾之說以為必當合祭初詔議北郊蘇軾主合祭之說

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之說從之者四十人朝廷

再令詳定安世復議略曰蘇軾謂合祭園土於禮為得

不可復改于聖人成法弃而不行猥用王莽不經之說

至引夫婦同牢私褻之語黷亂天地又引昊天有成命

之詩以為證臣等切詳此詩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序

乃後儒之辭亦謂成周之世園土方澤各歌此詩以為

樂章如潛之序曰季冬獻魚春薦鮓也豐年之序曰豐

年秋冬報也噫嘻之詩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也止義月
大零帝以祈穀而見如此之類不知為一祭耶抑二祭
為祈穀之明文

也若郊祀賜予乃五代姑息之弊法聖朝寬仁不欲遽

罷若分而為二何所不可議者乃欲因此違為險語以

動上聽又引禍福殃咎之說劫持朝廷必欲從已甚無

謂也大抵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禮蘇軾之議皆後世

之便宜權之與正決不可合伏望聖慈詳審其當以上

體神考之志下以正千載之惑豈勝幸甚方送同議官

簽書其徒馳告軾曰若劉承旨議上恐難答時蘇軾為

門下侍郎遂白轍為令請降旨罷議安世議狀竟不得

漢書疏證

卷十九

元

上宋史志紹聖九年以右正言張商英言先帝制詳定

禮文所謂合祭非古據經而正之元祐之臣乃復行合

祭請再下禮官議御史中丞黃履謂南郊合祭因王莽

詔事元后遂躋地位同帝其年迨先帝親郊大臣以宣

仁聞政復用莽意合祀瀆亂典禮我此奸人借以傾陷

心哉然所以招其咎者也曰大防等豈有此

豈非蘇軾輩為之耶三省言合祭既非禮典但盛夏

祭地祇必難親行蔡京等請先罷合祭詔從之然北郊

親祀終帝之世未克舉云政和三年方增新成建炎以來

雜記自元豐分南北郊至政和乃克行之四年五月親祭地于方澤是後七

年至宣和二年五年親祀者凡四高宗紹興元年當郊

以國步多艱合祭天地于明堂明史志洪武元年中書

省臣李善長等議遵古制分祭南北郊太祖如其議十

年太祖感嘉居陰雨謂分祭天地情有未安遂令每歲

合祀于孟春為永制嘉靖九年論大學士張璁二至分

祀萬代不易之禮今大祀殿擬周明堂或近矣以為即

園工實無謂也因令璁論給事中夏言陳郊議禮科給

事中王汝梅等詆言說非是帝切責之乃敦禮部言汝

梅等舉召語中郊用二牛謂合祭天地夫用二牛者一

帝一配位非天地各一牛也又或謂天地合祀乃人子

事父母之道擬之夫婦同年此等言論褻慢已甚又或

漢書疏證

卷十九

辛

謂郊為祀天社稷為祭地古無北郊夫社乃祭五土之

示猶言五方帝耳非皇地而也璁因錄上郊祀考議一

冊時詹事霍韜深非郊議且言分祀之說惟見周禮泰

祈始泰既為是書何不削去璁曰於是作圓丘十月

方丘之制天神地示而自為一說耶於是作圓丘十月

工成明年夏北郊及東西郊亦次告成而分祀之制遂

定按王莽文飾巧言變亂典禮正如阿武阿草擾亂郊

遂增為以陰干陽之術結聖開黃輿言王莽事元后

女喪繼配夫嫡無倫序士大夫君視為固然故賈誼言

倡和說人生以其便于自安遂巡用之至宋時承五代

唐尤甚三歲一郊猶自不行況以盛夏燭熱親詣鑒與

以君體之降勞國賦之不支未敢言分祭為非也獨蘇